

## 如何落實香港小學常識科的「性教育」

容萬城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

「性」在華人社會常被視為一種禁忌，不但中國政府<sup>1</sup>和一般家庭刻意規避，連學校也避免直接深入探討。然而，21世紀的社會風氣，使性意識的解放成為時勢所趨，大量的性報導、性刺激隨著無遠弗屆的大眾傳播、互聯網等充斥社會，對兒童、青少年帶來衝擊。由於這種客觀局勢的改變，使得「性教育」在華人社區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和重視（例如李文照、黃志明，1996；林孟平，1997；潘綏銘，1997，1999，2000；Archard，1998，2000；劉光華，2002；王鍾和，2002；楊雄、姚佩寬，2002；袁岳，2003；胡珍，2003；紫薇、佐桐，2004；張耀銘，2004）。這情況在香港也不例外，（程敏夫、少年維特，1993；吳敏倫、吳穎英，1993；王葛鳴，1995；文思慧、蔡寶瓊，1997）。香港警方（香港警務處，2004）在2003年拘捕七至廿五歲青少年罪犯近一萬七千人，當中涉及強姦、非禮、非法性行為及其他色情罪行等犯案者有五百七十人。至於犯強姦及非禮罪名被捕的「青少年」中，竟有八十四人年僅七至十五歲；十六至十八歲的則共有三十八人。有議員及學者認為數字令人咋舌，當局應正視問題，全面推行性教育，教導青少年如何克制性慾。

目前，香港小學的「性教育」課程主要集中在小五及小六的常識科中，是屬於個人與群性發展的範疇（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34）。對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而言，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畢竟性教育的課程實踐有助培養學生在社會生活的能力，幫助學生的個人成長，而最重要的是培養德育的發展（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5-6）。這些知識、態度和技能將會對學生的一生產生重要的影響，然而在2002年頒布的《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中，對小學常識科性教育課程的描述，則仍是在第一學習階段的分類表中簡單概述「與性有關的議題」而已（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28-29），似乎對性教育仍未能作更深入的探究。由於前線教師們所能掌握有關教授「性教育」策略的資料不多，所以不能對如何落實香港小學常識科的性教育作深入探討，和研究多元化的教學策略。

無可置疑，在新一輪的課程改革中，香港的小學常識科在2004年將會採用不同的模式來組織個人、社會、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等六個不同的學習範疇，以達至學生的有效學習。目的是確保能銜接幼稚園階段與日常生活相關的主題式及專題式課程（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63）。事實上，「性教育」的定義不只是狹義的生殖、生理教育，而應是廣義的人生教育、人格教育、生活教育。性教育不僅是教導各種有關性的知識，更主要的乃在於培養負責任、有愛心的做人態度，促成兩性之間的和諧關係，引導個體在生理、心理及社會三方面的成熟發展（王鍾和，2002）。

1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性社會學研究所長潘綏銘（1999，頁9-15）著的《存在與荒謬-中國地下「性產業」考察》揭露中國內地的娼妓問題不僅是「死灰復燃」，而是在迅速發展，這已經是一個人盡皆知的現實。由80年代初到1997年底，中國累計查獲的嫖娼賣淫人員約是210萬人次。該書在出版時曾受多方壓力，後來得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為該書的書名題字，才得以順利出版。由此可見，政府對與「性」有關的課題仍被視為一種禁忌。

但如何落實香港小學性教育，將會是香港的課程設計者、學校、教師在未來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可惜的是，前線教師似乎不敢接觸這課題，例如在2003年2月由香港教師中心主辦全港最大型、以教師為主的《課程改革與教學實踐》的教育會議中，當中39項活動，沒有一項與如何在香港小學常識科落實性教育的課題有關。

由此可見，在香港的小學教師看來，性教育依然是一個有所顧忌的區域，儘量避而不談，這景況真教人惋惜！從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的角度來看，教師的態度會不會構成推廣性教育的障礙？教師能否健康地建構和發展教學創新的知識、技能和態度呢？課程改革是否要從教師教育開始？以上種種問題也是教育工作者需要面對和探討。

## 世界各地的小學性教育

早在七十年代，瑞典<sup>2</sup>、美國、法國、加拿大及澳洲等發達國家，便在小學一年級時開始推行性教育，有的國家甚至在幼兒園階段便開始。劉國霖（2000）指出，「兒童在幼稚園接受性教育，容易把性教育視為一般事物，更能以開放態度去探索」。而中國青少年研究會秘書長孫雲曉也認為應該在孩子進入青春期之前，就進行性教育。在小學二、三年級就對孩子進行性知識教育是非常好的黃金時期，那時講陰莖、陰道、子宮就像講杯子一樣，對他們來說都是知識。性，好

2 楊雄（2002，頁195）瑞典是世界上第一個推行性教育的國家，在政府建議下於1942年開始性教育。1956年提出義務化性教育，1957年制定了性教育指導要領，其中包括了所有新興的性科學研究成果和實態調查，也匯總了各個學校報告的問題；1977年推出教師用性教育指導書，但是在所有學校真正地開展性教育是在70年代以後。這是因為即1956年以後，多數人仍持有傳統的價值觀，視性為可耻，反對喚醒兒童式的性教育。自1976年開始明顯減少，與此同時，瑞典的性病和性犯罪的比率也在下降。瑞典的性教育主要從幼兒園便開始普及，以滿足孩子們的要求為前提，由淺入深，主要是從生理學的角度傳授妊娠與生育知識；中學則完整地傳授生理與身體機能的知識；在高中，則把重點放在如何調整對象關係和人際關係上，最終以避孕知識教育而告結束。

比一層薄紙，捅破了也就沒有甚麼了，不要把性搞得很神秘（紫薇、佐桐，2004，頁247）。大部份西方的小學性教育課程和教學是由嚴格的教學進度來規管。課程內容大都主要針對7~13歲小學生正值身體迅速成長階段，其要點是：

- 一、 認識自己的身體：瞭解男女身體的簡單區別，瞭解人體主要器官及其功能；
- 二、 培養良好的衛生習慣，瞭解生殖器的清洗方法；
- 三、 學習青春期發育的知識，瞭解第二性徵；
- 四、 懂得男女之間互相尊重，互相幫助。

繼而在初中階段，再進一步學習……

- 五、 心理發展認知
- 六、 異性交際的禮儀和方法
- 七、 性生理知識
- 八、 性對人生的意義
- 九、 甚麼是愛情
- 十、 處理性慾的知識和方法
- 十一、 人類的性與動物性的不同
- 十二、 性交知識
- 十三、 性病知識
- 十四、 避孕知識

在過去，英國的性教育的發展則比其他西方國家較為緩慢。小學教育中雖有政策，但學校往往不需要提供性教育，辦學組織有權決定是否需要或在何時提供性教育，但必須在中學階段進行性教育。直至1994年，英國教育部才開始將權限放寬，但仍保留小學家長能要求子女退出性教育課程的權利，不過學童依然要學習「全國課程」中的常識科內容。畢竟，「全國課程」的常識科內容，也只是一些關於生殖系統的普通知識。這種不合時宜的情況，近年已開始受到英國教育界的關注。英國聖安德魯大學道德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所長雅捷教授（Archard，2000，p.7）曾

對此提出了強烈不滿，批評英國政府忽略學校的性教育，導致缺乏教師培訓與資源，也只有少量的課外活動計劃或相關的跨科目活動來支持性教育的健康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香港的課程發展很大程度是沿襲英國本土的課程政策，這也難怪香港的教育當局對這方面是有所保留。但在 21 世紀，香港特區政府是否仍要墨守成規呢？

在亞洲，日本的中小學性教育比其他亞洲國家較為先進，在八十年代開始便在中小學推行有規劃的性教育，內容包括身體發育、心理發展、男女的人際關係及與社會協調方面。

環顧亞洲各國，日本的中小學是通過學校的全部教育活動來進行性教育的，包括「性的學習」和「性的指導」兩部分。所謂「性的學習」是指為了向學生傳授科學的性知識，使他們理解生命的寶貴，具有正確的異性觀和性行為的自我決定能力等，而按照《學習指導要領》的要求，在一定的科目中，有計劃地進行的性教育。這些學科主要有小學體育科中的「保健」領域、初中保健體育科中的「保健領域」、高中保健體育科中的「保健」科目、理科、家政科或技術、家政科（初中）、社會科或公民科、生活科、國語科等。另外，在特設的「道德」時間中，也部分進行性知識、性道德方面的教學。應當指出的是，這些學科、科目是按照各自的教學目的、目標和計劃進行的，他們不是專門的性教育課程，所以在性教育上，通過制定全體計劃和學年計劃，明確各學科、科目的作用，加強其教學的協調，使其內容具有連續性和系統性很有必要。

「性的指導」主要是通過特別活動、「領域外活動」(即包括學科課程、道德、特別活動等三部分的教育課程體系以外的活動)進行的性教育。這種性教育不是以性知識傳授為主要目的，而是讓學生掌握如何處理、解決自身存在或面臨有關性的問題上所需要的各種能力，形成應有的態度，養成良好的習慣。在特別活動中，與性教

育有關的活動主要有班級活動（高中為課外學習活動）、兒童會（初中、高中為學生會）活動和學校例行活動等。在領域外活動中進行的性教育主要是教師利用課前、課後時間，對在性發育上有不適應症狀的學生和在性行為上有問題的學生進行的個別教育。另外，在「道德」時間中也進行這種「性的指導」。

根據日本性教育協會編著的《性教育指導要項解說書》的解說，從小學至高中階段的性教育的內容大體如下：

1. 情緒性和感受性。即：培養學生自然地、豐富地接受「性」的心情；讓學生領略生命的神秘性、偉大性和純真性；培養學生對生命的連續性、親子緣分等偉大自然的裁量的敬畏之念。
2. 社會性。即：讓學生知道自己生命的珍貴，使他們認識和發現自己是與其他生命共同生存的；培養學生尊重男女各自的特質和平等性的精神，使學生理解性的作用和男女關係的應有狀態，培養他們相互合作的態度；使學生對社會上的性問題有堅定的認識，培養他們審視性文化和性道德的能力，養成他們符合於社會人的素質。
3. 科學性。即：使學生對自己身體上和心理上產生的性的發展如何變化有科學的理解，傳授正確的知識，培養學生能恰當地對待自己的能力和態度。
4. 自我控制能力。即：為了培養正確地控制性慾望的能力，使學生理解行為的手段和對待性衝動的方式。

另外，日本文部省編輯的《關於學生指導中的性指導》指明了中小學性教育的四項目標：使學生確實認識自己作為男性或女性的性別；使學生能基於尊重人性和男女平等的精神，建構男女人際關係；使學生作為家庭和社會的一員，取得

基礎、基本事項；適應身心的發展，解決面對的各種課題；使學生學習作為青年期的人的理想生活方式（張德偉、饒從滿，2000）。

日本學校性教育的發展，值得我們參考。相對而言，華人地區包括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及台灣，中小學性教育的推行則發展得緩慢了。

## 華人地區的性教育

為何「性教育」在華人社會常常被視為一個敏感的課題？這主要是家長、老師和學生均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在面對性教育的時候感到尷尬。以中國東北的長春市為例，在長春地區，仍有很多家長擔心過早開展性教育，會引起孩子對性的關注。也有老師認為孩子年紀太小，講了也未見能聽得明白，所以性教育多安排在初中開始。長春市朝陽區教育局通過對全區小學五六年級和初中學生進行大規模問卷調查，知道現在的孩子青春提前，小學五六年級的學生已進入青春前期，性教育應該在學生青春前期開始，所以得出在小學階段實行性教育是勢在必行的結論（蔣蕾、康磊，2002）。中央電視台（2002）報導，1998年的一次全國調查顯示，80% - 90%的中學生缺乏基本的性知識，許多高中生還不清楚「懷孕」究竟是怎麼回事。此外，有資料表明，目前中國青少年的犯罪中30%是性犯罪，其中網上不良資訊是重要誘因。

《讀者文摘》（2003）為了探討青少年對「愛情與性」的看法，在台北、上海、香港三地各訪問了五百名十三至十九歲青少年，男女比例約各佔一半；發現台北青少年的性態度較上海和香港的開放，對十五個「性」問題之中的十四個，贊同程度都高於香港和上海。只有「允許未成年少女合法墮胎」一項，上海的贊成率最高（百分之三十八點六），但台北也高達百分之三十五。意見調查也發現，香港是兩岸三地之中最保守的，在八個問題上不贊同的比率最高。可是，台北青

少年的性知識似乎較為貧乏，這一點從保險套的問題上可見一斑：台北有近四成受訪者認為「使用兩個保險套較能避免染上性病」；上海的比率為二成七；香港的比率只有二成四，超過一半人不相信這說法。目前，中國有三億多青少年，每年有二千多萬人進入性成熟期，並渴望得到正確、健康的性教育。

一項香港和深圳兩地的對比調查顯示，香港的中、小學生獲得性知識的年齡普遍比深圳要早，而且多數是從課堂上獲得，而深圳的學生更多是從影視作品中學到的，知識很不全面，但深圳學生嘗試性行為的時間卻比香港學生要早，次數也較多。

大學生方面，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員岳曉東、甄雪麗（2001）以大型問卷調查，分析京、港大學生性觀念、性經驗和擇偶觀之異同。發現香港與北京的大學生在性觀念和性經驗存有相當大的差異，卻在擇偶觀上差異不大，主要仍按照「郎才女貌」的偏好。在性觀念上，香港大學生較北京大學生要開放得多，且兩地女大學生的性觀念較男生要保守得多。在性經驗上，香港大學生也較北京大學生開放得多，且兩地男大學生的性經驗又較女大學生要豐富得多。這正好反映出中國需要具有「性別平等」的性教育（晏涵文、黃富源，2000）。

在台灣，王鍾和（2002）指出教育行政當局對性教育的態度較為消極。規定課程標準雖然列有「青春期的健康生活」、「美滿的家庭」、「認識異性」、「優生與生產」、「國中健康教育」等單元，高中也列有若干生物學的單元，但對於「性教育」卻隻字未提，更遑論對「性教育」課程的整體規劃。多年來，台灣學校性教育的實施經常都相當的被動，除非教育行政當局極力推行，否則學校較少去積極面對如「性教育」等這種敏感的問題。楊雄（2002，頁130）更指出台灣性教育方面缺少系統資料，根據現有資料反映，台灣中學生認為學校實施性教育相當不夠的約佔90%以上，贊同應積極推行性教育者約佔85%以

上。推行性教育應首先從提供充分的性認知開始。例如：如何與家人相處與親愛、如何保護自己不受傷害、男生與女生之間的尊重與合作、如何控制及適當地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情緒等。

在香港，突破（1994）做了一項有關青少年與性角色、態度與行為的調查，發現約三成被訪者對性慾的出現產生罪咎感，約六成人會採取壓抑的方法處理性慾。林孟平（1997）就中學生與性進行的調查中，發現有四成的被訪者用壓抑方法處理性慾，更有五成人為處理性慾而感到不安；而不知所措者則佔四成之多。以上數字反映年青人對性慾抱有負面感覺，由於他／她們不知如何面對自然的性慾流露，於是壓抑便成為青少年處理性慾的方法，但抑壓卻會帶來不良的後遺症。吳敏倫（1995）指出長久抑壓對某些人會造成傷害，甚至使人做出犯罪的性行為。

此外，多個調查更發現（FPAHK，1991；突破，1994；林孟平，1997；李文照，1998）約有三至四成的青少年以自慰解決性慾。但自慰的結果卻往往換來傷害。其中一份報告（林孟平，1997）發現，在有自慰經驗的中學生中，（一）怕被人知道的有百分之十一點七；（二）認為有害身心的佔百分之八點四；（三）有罪咎感的則有百分之六點六；（四）感覺羞恥與懊悔的也有百分之四點七。以上數字反映香港不少青少年以自慰作為解決性慾的方法，但卻要面對不道德與罪咎的負面情緒。

香港明愛黃大仙明愛青少年綜合服務（1999）的一項調中發現57%的受訪者表示得不到足夠的性教育，在聚焦小組中，學生表示學校未盡力提供性知識，而且內容不全面。學生吸收性知識的途徑，主要來自報章（31%），學校（29%）及朋友（24%）。聚焦小組中，學生也表示多從報章或成人影碟中獲得性知識，當遇到「性」方面的困惑時，43%的受訪者最希望從朋友身上獲得幫助，其次是家人（17%）及社工（14%），只有19%及21%的受訪者答對愛滋病

的傳播途徑和行為的題目。性行為方面，有41%受訪學生無想過自己發生性行為的年齡，24%則選擇17-20歲。聚焦小組中，同學表示性行為多在無計劃及匆忙下進行，47%表示在拍拖階段要面對及處理「性行為」這問題。

近年，香港青少年對性的態度越趨開放，按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部（2003）的調查，受訪者對青少年性思想的評價，五成七指青少年對性較隨便，四成七指他們較多性濫交；至於行為指標，七成九人認同青少年有自由選擇性取向，這反映青少年較成年人更接受同性戀。當學校、家庭與教會未能提供正確與健康的性教育，青春期男女就通過報刊、影視媒體等耳濡目染，吸收了歪曲的不良資訊。

## 香港的性教育發展

在香港，正規的性教育課程要遲至八十年代中才在香港出現。前教育署在1986年12月成立了性教育資源中心，為教育和有關教育團體提供參考資料及教學輔導服務，並編印了《中學性教育指引》，這是一本較有系統的中學性教育教材，主張不設性教育科，建議將性教育通過不同科目，以隱蔽式或綜合式的方法向學生作滲透，提議不指定由一位老師授課，而提議老師在所教的科目，遇到有關性的內容時，便負責教導。1985年又成立了香港性教育促進會，從事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收到較好的效果。但是一些學校仍視「性教育」為洪水猛獸、禁區，除了只在中三的生物科中偶爾一提之外，願意在香港的學校推行性教育的學校簡直是鳳毛麟角。性教育開展至今，各方面都認為離開青少年的實際需要還存在差距，極需努力改進。這景況實在是不利香港的青少年健康的成長。先賢說「食、色、性也」<sup>3</sup>，既然「性」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現實，為何不正面的面對，而刻意避而不談呢？

3 見《孟子·告子上》第四章。

自九十年代初，在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及香港電台電視部合力推動下，第一部關於性教育的電視節目——「性本善」面世，開始深入社會，將性和與性有關的話題及知識全面的向市民推廣。但「性教育」的禁區仍未能全面開放。文思慧、蔡寶瓊（1997，頁3）在《性教育再思教育工作者參考手冊》一書中指出，香港大部份成年人對「性」方面缺乏清晰而坦誠的思考，以致對「性」及其有關的文化理念、社會制度及權力關係不能好好掌握。這反映出香港的華人表面西化，但對性觀念的禁區仍有顧忌。

為了更有效地推動香港的性教育，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7）發表了《學校性教育指引》，提出性教育的八個基本原則，要求學校推行性教育時應以學生為中心，在不同時候、階段因應學生不同的發展而施教。但據文思慧、蔡寶瓊（1997）指出學校推行性教育有不少困難。（見表一）

表一 學校推行性教育時常遇到的困難

學校推行性教育時常遇到的困難	
困難	百分比
教學時間不足	91%
欠缺曾受性教育訓練的教師	89%
缺乏專業建議	81%
教師感到不自然／尷尬	78%
資源／教材不足	65%
教師不願參與	57%

資料來源：文思慧、蔡寶瓊（1997）《性教育再思教育工作者參考手冊》。

有些事件曾對前線教師構成打擊，使他們裹足不前。例如在2001年，有一節目講述一間小學的一連串性教育課程，包括青春期的身心轉變，以及約會、婚姻和婚前性行為等倫理問題。此節目在每一節播出前，均有字幕建議家長陪同子女一同觀看。在其中一節，一群小一及小二學生繪

畫男孩和女孩成長後的身體改變。一些學童在開始的時候感到尷尬，但在教師指導下，他們全都能完成習作，部分更在鏡頭前介紹自己的作品。其中一節的節目遭一位觀眾投訴，節目內容描述一名教師要求一群小學生繪畫人體的性器官，有侵犯兒童之嫌。此節目有關兒童性教育的嚴肅紀錄片並無不雅，也無侵犯兒童之處，並附有警告字句，因此可以接受在上述時段播放。最後，投訴因理據不足而不被接受（香港政府新聞處，2001）。但由此可見，在香港的小學落實性教育仍是荊棘滿途，問題也相當複雜。

香港小學的性教育主要集中在小五小六的常識科，主要提及學生（青少年）在青春期中生理及心理上的變化。雖然在課程中有性教育的部份，可是知識只是局限在青春期這一個狹窄的範圍之內，缺乏技能和態度上的培養。這樣的教學，毫無疑問能提高學生對青春期的認識，但同時也會引起更大的好奇心。如沒有培養適當的態度，好奇心可能會導致他們犯錯，社會問題也隨之出現。

歸根究底，是學校的老師未能配合。首先，香港人對「性教育」諸多避忌，甚至認為「性教育」是無必要的。而香港大部份的小學老師就是在這個環境下成長。當小學老師在需要講授有關性教育的課題，便會覺得尷尬，加上欠缺性教育的訓練，教師在講授時會難以啟齒，更不免覺得無所適從，因此在面對性教育課程時，常常是輕描淡寫的帶過，或讓學生自修或回家自行研讀，而不會深入的講解。再者，香港小學的科目繁多，性教育是安排在五、六年級的常識科中教授，而常識科課程緊密，往往礙於上課時間不足而不能全面傳授性教育的知識，而且在考試主導的學習制度下，也沒有硬性規定學校對實施性教育進行評估。試問學生在這樣的情況下，又如何獲得有質量——即具有知識、技能和態度的性教育呢？

## 如何克服及落實香港的小學性教育的挑戰

學校是傳授知識的地方，也最能按部就班，有系統地向青少年推行性教育。實施周詳而有計劃的性教育課程，實有賴學校、家庭和社會三方面的配合和努力。面對小學常識科的課時限制，除了通過正規的教育方法傳授性教育知識外，也可以同時通過非正規教育方法在小學推行性教育。

### 課外活動

小學除了在常識科中教導與性有關的課題外，也可以在課外活動中加入性教育的元素。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幹事李明英（2001）認為，最重要是校方的參與和配合外界團體的援助，例如舉辦「小學性教育講座」，因應不同級別學生的需要，按其心性發展和理解能力而建議各式各樣性教育課題，例如「青春期」、「約會戀愛」、「性騷擾」、「性取向」等。這主要是針對學校受到固定節數的限制，這些性教育講座可編排於班主任課、早會或課外活動，通過問答、討論、錄影帶播放、遊戲、信箱解答、短講、節目欣賞等，輔以各式各樣器材，如模型、卡通圖板、教材套及錄影帶等，增強學習興趣，例如學生就錄影帶片段內容以「人生交叉點」形式作出選擇及發表意見，務求讓學生能夠從自己的情況出發，主動吸收性訊息，建立個人的性觀念。以靈活的方式施教，較單向的講授方式來得有效直接（李明英，2001）。同時，這些活動也可以邀請家長一起參與，一則作為親子活動，二則可以讓家長獲得正確的性教育觀念，成為家長在家庭教育中灌輸正確的性教育知識的途徑。

### 家庭教育

兒童及青少年最信任、最具影響力的啟蒙老師就是父母。性教育不但應由零歲開始，還應由家庭開始。性是個人成長的一環，若父母能緊貼子女

的心性發展需要，積極負起教育的責任，相信對啟發子女學習正確的性觀念及健全的性態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也能有效加強兩代之間的緊密關係。家長在推行家庭性教育所遇到的障礙，主要是性知識不足、欠缺信心、不能克服尷尬心理、不懂施教技巧等。因此學校及教育當局有需要幫助家長掌握良好性態度及基本知識，內容方面也應特別加強兒童心性發展、回答子女性問題技巧、親子溝通方法等，以便增強向子女談性的信心。此外，當局也需鼓勵父母承擔家庭性教育的責任，強調兩代要建立有效的溝通及互相關懷，使孩子確認家庭的重要性（李明英，2001）。由此可見，通過家庭和學校合作來推動小學的性教育和家庭教育，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 教師教育

對很多已接受小學師範教育的教師來說，尤其是一些年青及未婚的教師來說，推行學校性教育仍是一個嶄新的經驗。因此教師培訓機構仍需要不斷加強在職教師對推行性教育的「常新教育」。可是，各大師訓機構所提供有關性教育的培訓不足，大多數只佔一個單元的部份課時或是選修課程，試問這樣又如何能提供充份的學習和討論呢？可幸的是，香港教育學院及香港浸會大學（校外進修部）的教育學士學位課程中也加插了一個單元的「性教育」課程。此外，在2003年3月由教統局主辦的「教師交流月」也開始鼓勵前線教師面對小學性教育的課題，但成效如何，仍為未知之數。這些活動的目的為充實在職教師及準教師的性知識，確立良好、坦誠、開放的性態度，能嘗試接納學生們的想法，以增強討論和教授有關課程的信心。

與此同時，教師培訓機構也需要介紹各項資源及幫助教師掌握施教技巧，例如在互聯網頁上搜集資料的途徑，並將資料運用於課堂、專題學習、小組學習、反思學習及疑難為本學習之中，

也需介紹如何處理學生的突發性「性」提問時的正確技巧。其次是克服在表達性教育內容時可能出現的障礙和困難，並能分享及接納他人的性態度，用不同的分析角度給學生提供全面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 總結

總括而言，周詳而有計劃的性教育，實有賴學校、家庭和社會三方面的配合和努力。小學常識科的內容不單只是著重性教育上的知識，也應將內容推及至人格教育及道德範疇（文思慧、曾家達及吳敏倫，1990；Lamb，1997；晏涵文、黃富源，2000），並應盡量以平等、交流和討論的形式進行（文思慧、蔡寶瓊，1997，頁23）。然而，性教育的目的，並非要機械式的灌輸我們所接受、所推崇的某一套價值觀念給予下一代，而是培育他們的思考和選擇能力。第一階段的性教育可通過小學常識科來推動兒童成長，而推行

性教育最終的目的，是可以使小學生開始對性和性行為的效果有正確和全面的認識，探討自己對性的態度，以及對婚姻和家庭的觀念，藉以培養出更好的判斷技巧和溝通技巧。最後，培育出一致和積極的價值觀及負責任的行為（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7）。誠如文家安（2000，頁18）所希望「性教育能培養學生在肉體的、認知的、情感的、社會的、道德的和靈性的都各有成長」。換言之，待學生吸取有關資料後，懂得以其成長背景、教育或個人經驗，衡量面對性行為或其他性向抉擇的後果，並明白自己所能承擔責任的能力範圍，以最合適其本人的性價值觀去作出判斷和決策行動（Archard，2000，頁34）。在香港的小學常識科中落實性教育的困難與挑戰仍然存在，主要是教師的培訓不足，課時不足；其次是性教育仍深受傳統文化影響。因此，要打破僵局，跳出困境，未來的發展仍需要教育界同工積極面對和開拓，轉變落後的觀念，為下一代的幸福繼續努力。

## 參考書目

- 《讀者文摘》（2003）。《青少年對「愛情與性」：台北、上海、香港調查》。香港：《讀者文摘》出版社。
- 中央電視台（2002）。《我們需要這項教育》。8月11日。
- 文思慧、曾家達及吳敏倫（1990）。《性與德育》。香港：三聯書店。
- 文思慧、蔡寶瓊（1997）。《性教育再思教育工作者參考手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 文家安（2000）。〈性教育的理念及在學校推行的目的〉。董張伊麗等編《幼兒性教育教學手冊》。香港：香港教育學院。
- 王鍾和（2002）。《我國國中小學之性教育》。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
- 王葛鳴（1995）。〈為性教育的發展重新定位〉。《青協通訊》第38期，頁1。
- 吳敏倫、吳穎英（1993）。《性醫學新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 李文照（1998）。《性健康：一個徘徊於健康與道德邊際的論題》。香港：香港性教育促進會。
- 李文照、黃志明（1996）。《近十年本港青少年與性研究剖析》。香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 李明英（2001）。《青少年性教育的推行策略》。香港：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兒性教育教學手冊》。香港：香港教育學院。



- 岳曉東、甄雪麗 (2001)。〈京、港大學生性觀念、性經驗和擇偶觀之異同分析〉。《青年研究學報》第四卷，第一期（總第七號），頁 140-152。
- 突破 (1994)。《本港青少年性角色、態度、行為研究報告》。香港：突破有限公司。
- 胡珍 (2003)。《中國當代大學生性現狀及性教育研究》。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
- 香港明愛黃大仙明愛青少年綜合服務 (1999)。《性在識性——青少年性態度及性意向資料搜集報告》。香港：香港明愛黃大仙明愛青少年綜合服務。
-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部 (2003)。《青少年對性的態度》。香港：香港城市大學。
- 香港政府教育署 (1985)。《學校性教育指引》。香港：政府印務局。
- 香港政府新聞處 (2001)。《市民就香港電台電視節目的投訴中，列作『理據不足』的個案》，6月7日。
-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1997)。《學校性教育指引》。香港：政府印務局。
-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2002)。《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香港：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 香港警務處 (2004)。《2004年1月至2月與2003年1月至2月罪案數字比較》。香港：香港警務處。
- 晏涵文、黃富源 (2000)。《性別平等教育》。台北：一家親文化有限公司。
- 袁岳 (2003)。《走進風月：地下性工作者調查》。北京：中國盲文出版社。
- 張德偉、饒從滿 (2000)。〈日本中小學的性教育〉。《外國教育研究》第六期。
- 張耀銘 (2004)。《中國江湖——娼妓的歷史》。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程敏夫、少年維特 (1993)。《曾經胡塗——成長中的性困惑》。香港：突破出版社。
- 紫微、佐桐 (2004)。《中國校園性觀念調查》。北京：民族出版社。
- 楊雄、姚佩寬 (2002)。《青春與性：1989～1999：中國城市青少年的性意識和性行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劉光華 (2002)。《女人發現女人》。鄭州市：中原農民出版社。
- 劉國霖 (2000)。〈在性教育推行的技能和策略〉。董張伊麗等編《幼兒性教育教學手冊》。香港：香港教育學院。
- 潘綏銘 (1997)。《性，你真的懂了嗎？——21世紀性學讀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潘綏銘 (1999)。《存在與荒謬——中國地下「性產業」考察》。北京：群言出版社。
- 潘綏銘 (2000)。《生存與體驗——對一個地下“紅燈區”的追蹤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蔣蕾、康磊 (2002.7.9)。〈無師資無課本無課時 性教育走進小學不容易〉。《長春日報》。
- Archard, D. (1998). How Should We Teach Sex?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32 (3), 437-449.
- Archard, D. (2000). *Sex Education*. Essex: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FPAHK. (1991). *Youth Sexuality Study (in-school youth)*. Hong Kong: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 Lam, M.P. (1997) *A Study on the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urs of Secondary School Pupils Relating to Sex*. Hong Kong: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Hong Kong.
- Lamb, S. (1997). Sex Education as Moral Education: Teaching for Pleasure, about Fantasy, and against Abuse.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6 (3), 285-300.
- Ng, M. L. (1995). *Human Sexual Response, Family Life Education : Handbooks for Teachers* (2nd ed). Hong Kong: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